

# 《桥》(上)

## ——老归侨的断肠记忆 桥客（香港）

（一）  
21世纪初的罗湖桥，两头连接的深圳和香港新界两地，已经出现和上世纪中不同的景象：有广（州）九（龙）火车直通许多年，两地海关早已重建新联检大楼，还接上两地延伸四方的地铁。病毒疫情暴发之前，关口每天来往人流不绝，遇上节假日，只见一大早人头涌涌，港人或携儿带女举家还乡，或三五成群到内地旅游；内地居民则蜂涌出港游览、购物或探亲访友，繁忙景象，蔚为壮观，堪称世界之最！

自从两年多前 Covid-19 病毒在全球肆虐，每天人潮汹涌的罗湖桥，和桥两端中、港出入境大楼，突然变得人流稀少而至闭关。两年多过去了，人们期待的昔日

盛况，不知何时得以重现？每天的电视新闻报导里，反复播报的是感染的人数、确诊的人数、离世的人数，以及出入境必须隔离的天数，和百姓打疫苗率、核酸检验的情况等等，令人郁闷，甚至崩溃！

话说罗湖桥，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归侨们第一次越过它走进刚诞生不久的共和国。没想到的是经过在神州大地20多年的磨炼，又从深圳河的北岸，经反向越过罗湖桥跨到南岸。重越罗湖桥的人，意味着又一次改变人生的轨迹。

回忆60多年前的20世纪70年代，灰蒙蒙的中国大地发生了许多令人沮丧和令人彷徨的重大事件，这些事件既出乎人们意料，也在预料之中。“四人帮”的继

续肆虐，老迈领导人的相继撒手离世，国民经济濒临崩溃……显示这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文明古国、中华大地，已再也经不起内部争斗引起的长期无序的混沌状态。老百姓处于迷惘、无所适从，人人不知道今天该做什么，明天会怎样？

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满怀爱国热忱由海外，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大批回国的年轻华侨都已步入中年。离开生于斯、长于斯的“第二故乡”时对祖国未来的憧憬，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作出贡献的决心和苦心，被历次的政治运动以及“史无前例”十年运动的打击和摧残，“海外关系”这个“紧箍咒”，使不少人感到前途茫然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是在印尼华校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回国的高潮，并先后考入高等学校勤奋读书，和努力适应新的环境。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各地、各行各业的岗位上，忘我工作，即便在“史无前例”的十年，也坚守工作岗位，美好的青春岁月献给了广袤的河山。然而，这十年也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最混沌的十年。

那时中国的政

治、经济形势日益令人沮丧：物资日见短缺、生活日益困顿。“工宣队”、“军宣队”在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”的口号下，被派到所有学术、文艺和文化教育机构，占领各单位的领导位置。他们文化水平不高，除了监督人们天天学“宝书”，搞不清楚还能做些什么？其实，多数是老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员们，“受毛主席委托”、戴着大红花、锣鼓喧天地进驻高等学校、研究院等后，就陷入了“不知道能做什么”的困境。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，被强行推到各文化、教育、科研单位，硬按在领导位子上的一群人，借以有形式、无实质地展现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”的口号。

### （二）

那时在一部分人中，已在私下悄悄地谈论出国的事，广东有大批人偷渡到香港；有人设法寻求海外亲属，以期找到离开这无休止争斗的是非之地的理由。中美建交、打倒“四人帮”，使中国公民完全禁止出国的政策有所松动，谈论出国的话题慢慢浮出水面，渐趋公开化。

消息较灵通的归

侨有的已先后离去。他们的离去，往往在原工作单位里引起同事的议论：在公开场合，被人们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；私底下，则大加赞扬，赞扬和羡慕他们敢于到“帝修反”的地方闯荡。不少归侨也跟着开始萌生出国的念头，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和痛苦的思想斗争，小心翼翼地吧出国申请报告交到公安局。

不同的地方和单位的申请者，有的等了整整一年、两年甚至三年才获准，往往得知申请有获准的希望后，才悄悄地开始做出国的准备。其实，经过十几二十年的消息闭塞，对国外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，不知准备工作该从何做起，只是把一些稍微值钱的东西送给多年的好友。因为根本无法想象出去后会怎样？还担心一旦出国就难回头，因为户口要注消，要向工作单位辞职。人到中年，要携妇将雏在陌生的地方重新从零开始。回国后20多年付出青春年华，日夜苦学苦干所得的知识和经验都可能会付诸东流，恐惧感和无助感不停地在折磨着每一个面临出境的人，无论如何平静不下复杂



昔日罗湖桥